

乡村小规模学校:现实样态与发展建议

——基于H省8000余所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调查分析

刘丽群 刘昕 刘轩

【摘要】乡村小规模学校是城乡教育质量不均等的“重灾区”,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最短板”。就H省的情况来看,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校均规模在进一步缩小,学生人数整体性减少,无人教学点开始大量涌现,优秀教师仍然“下不去”等。这与城镇化进程的整体加快、教师补给的渠道不畅、对城镇优质教育的趋之若鹜等因素有着一定的联系。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就国家层面而言,需要有专门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精准施策和精准发力;就学校自身而言,需要从外援输血式转向内生造血式发展;从教师层面来看,需定向培养适应小规模学校特殊需求的全科型本土优秀教师。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小规模学校;村小;教学点

【作者简介】刘丽群,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教育政策、课程与教学论;刘昕、刘轩,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学生(长沙 410205)。

【原文出处】摘自《当代教育论坛》(长沙),2022.1.11~18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湖南省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战略研究”(编号:21ZDJ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中国农村,有高达10.7万所^[1]乡村小规模学校,它们作为整个教育系统的“神经末梢”,满足的是处于社会分层“后20%”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这类学校是否留存,能否振兴,事关数千万农村儿童少年,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需要国家高度的、政策层面的精准施策和精准发力。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统计显示,2019年,H全省14个市(州)的乡村小学和教学点共计11221所。一般而言,学生规模少于100人的学校即为乡村小规模学校。依此标准,11221所乡村小学中,全省共有乡村小规模学校8186所,其中包括村小1040所,教学点7146所。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方法:一是对全省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宏观数据统计分析。二是对不同年份

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变化的比较分析。通过对H省全省范围内2016年与2019年乡村小规模学校在学校数、学生数、教师数等方面的比较分析,纵向呈现出省域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变化与演变轨迹。三是对一些小规模学校的校长、教师等进行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更深层次地了解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现实困境与日常运转。

二、调查结果

(一)从学校规模来看,小规模村小平均规模为63人,教学点平均规模为20人,不足10人的教学点最为典型和普遍,无人教学点开始大量涌现

根据2019年的相关数据统计,H省普通小学在校生总数为5287730人^[2],平均每所普通小学学生数为730人。而小规模村小在校生65882人,平均每个学校63名学生,其平均学生数仅为普通小学平均学生数的8.63%;小规模教学点在校生145804人,平均每个学校20名学生,其平均学生数仅为普通小学平

均学生数的2.74%。整体来看,不足10人的教学点最为普遍,共计3627个,占小规模学校总数的44.31%。尤为值得关注的是,3627所不足10人的小规模学校中,有794个无人教学点。而2016年,无人教学点只有23个。通过进一步的比对发现,2016年23个无人教学点中,22个学校有1名教师,1个学校2名教师。2019年的794所学校中只有9个学校还有教师(7个学校1名教师,2个学校8名教师),其余学校教师数和学生数均为0。

(二)从学校数来看,小规模村小持续减少,小规模教学点数有所增加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H省乡村小学学生数量少且生源不稳定并在持续减少,其乡村学校的数量呈持续下降趋势。与2016年相比,2019年H省乡村小学共减少1147所,乡村教学点数量增加了348个,小规模村小共减少436所。这期间,小规模教学点数量增加了420个。乡村小规模学校数整体数量无太大变化。

(三)从学生数来看,教学点学生数大幅减少,小规模村小学生数有所增加,整体学生人数减少

数据显示,2016年H省乡村小学的学生总数为1272210人,而2019年学生总数为1017109人,减少了255101人。其中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学生人数从239516人减少到208386人,共减少了31130人。小规模教学点减少特别明显,从2016年的学生数175905人减少到2019年的144704人,共减少了31201人。而小规模村小的学生数却有所增加,增加了71人。整体而言,小规模学校的学生数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四)从教师数来看,专任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小规模教学点教师短缺尤其突出

数据显示,1040所小规模村小中,有19所村小没有配备专任教师,占比1.83%;17所村小配有1名专任教师,占比1.64%;27所村小配有2名专任教师,占比2.60%;配备3-10名专任教师的有854所,占比82.08%;10名专任教师以上的小规模学校共123所,占比11.85%,其中,村小教师人数最多的为25人。而教学点的情况更令人担忧。7146个教学点中,有1147个教学点没有配备专任教师,占比16.05%;

2887个教学点配备1名专任教师,占比40.39%;1246个教学点拥有2名专任教师,占比17.44%;配备3-5名专任教师的有1352个,占比18.92%;6-10名教师的教学点有457个,占比6.40%;10名以上专任教师的教学点有57个,占比0.80%,其中,教学点教师人数最多的为37人。

三、讨论与分析

(一)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自然消失

城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和必经阶段。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乡村人口、资本等要素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直接导致乡村人口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乡村治理失序等系列问题。农村人口大量进城,乡村人口迅速减少,乡村学校存在的根基被抽离。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7年的十余年中,乡村常住人口数由约7.5亿减少为约5.8亿,乡村就业人口数由4.5亿减少至3.5亿^[3]。在H省,2016年的城市化水平为52.75%,2019年则为57.22%;2016年的乡村人口为5130.99万人^[4],而到2019年乡村人口下降到4762.18万人^[5]。乡村人口的下降,其直接结果是乡村学龄儿童的减少。2019年与2016年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学生人数整体在上在减少。如果以同一所村小和教学点为例,将2016年、2019年的学生人数变化逐一比对,可以发现学生人数在锐减。以村小为例,统计的38所村小中,2016年的总学生数为3267人,而到2019年这38所村小只有1816人,减少了约44%。再看教学点的情况,2016年38个教学点的总学生数为1727人,到2019年仅有893人,人数接近减半。2012年始,国家已经叫停“撤点并校”并通过各种举措来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教育扶贫的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等。但即便如此,乡村小规模学校的规模仍在进一步缩减,一些学校在没有强撤强并的背景下,正慢慢走向自然消亡。

(二)教师补给困难使得乡村小规模学校难以为继

李克强总理指出:“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不是楼房、不是课桌,是教师。”^[6]中国有9000多万乡村儿童,决定他们未来的是330万乡村教师^[7],如何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扎根乡村的教

师资队伍至关重要且迫在眉睫。当前,虽然中央和省级政府实施了“特岗计划”、免费师范生政策以及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多项举措,持续不断地向乡村学校补充师资,但这些补充渠道对于乡村小规模学校而言,几乎是受阻的。原因有三:一是乡村小规模学校由于办学条件、生活环境、人文环境较差且待遇低等多方面的因素,大学生“不愿去”;二是在乡村教师编制整体吃紧和优质教师资源稀缺的大环境下,新教师、优秀教师基本被乡镇中心小学、完小等“截留”,新教师根本到不了小规模学校,即“下不去”;三是即使新教师到了小规模学校任教,这些教师通过3-5年磨砺很快成长为优秀教师,而这些表现优异的教师也会很快通过选拔、招聘等方式被“抽离”出小规模学校,小规模学校成为新教师的“练兵场”,即“留不住”。最终,在小规模学校坚守的是那些家在本地、年龄偏大的代课教师、老年教师和低学历教师,他们成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师资主体并基本固化。2019年的相关数据也客观呈现了这一困境:有302所的专任教师数少于6名,占小规模村小总数的29%。在专任教师少于6名的村小理论上都会存在包班现象,而在专任教师平均只有3人的教学点,“包班制”“一师多科”的现象更为普遍^[8]。没有一支好的教师队伍,何来好的学校,何谈建设美的学校?

(三)家长对城镇教育的天然向往弱化了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

理论上,乡村小规模学校可以从“小而差”转向“小而优”“小而美”“小而特”,通过变革课程教学模式,利用“小班小校”等优势来提升小规模学校的教育质量^[9]。但现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从历史来看,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办学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城镇大规模学校在教育配置过程中占有天然的优势,历史沉淀出来的教育质量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乡村小规模学校由于规模小、地处偏远、办学经费紧张、教师吸引力不够等多种因素,使得学校发展举步维艰,生存和运转都较为困难,教育质量更无从谈起。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学生流动呈现两个趋势:一是与父母随迁到城镇就读。从全国范围来看,到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人数达到1429.7万人,比2015年增长了62.6万人;2020年,

85.8%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者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服务^[10]。二是家长出于对优质教育的追求而迁往城镇接受教育。调查显示,有近一半的乡村儿童因乡村教育质量差才进城读书,有超过一半的陪读家长明确表示,如果城乡教育质量一样好,会让孩子回乡读书^[11]。我们对一些学校的深度访谈也显示了这一趋势与走向,如某教学点,一年级时有14个学生,到二年级时只有10个学生,再到三年级时只剩4个学生。这10个流向城镇的孩子,或随父母打工随迁到城镇,或父母为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而举家迁往城镇。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在乡村小规模学校接受教育的,恰恰是本就弱势的乡村群体中更为弱势的群体。如何为他们提供同样优质的教育,是教育扶贫需要打通的“最后一公里”。

四、思考与建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加强乡村教育的文件,采取了多项政策系统推进各项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乡村教育的落后面貌。但对乡村小规模学校这种特殊且广为存在的学校类型,对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这类特殊而至关重要的教师群体,缺乏特殊的、专门的政策支持与倾斜性、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如何打通教育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激活教育的“神经末梢”,需要国家高度的、政策层面的精准施策和精准发力。

(一)加强对乡村小规模学校的专门性政策设计并给予特殊关注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已认识到乡村学校发展的重要性,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提升乡村学校质量和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但现有教育政策仅仅满足于对学校进行简单的城乡划分,乡村教育作为整体性的存在被关注,而乡村教育内部的差异化和多元化被忽略。一方面,目前已经形成了日益分化和差异化的乡村教育格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对美好教育的需求驱动,乡村教育同时呈现出两种并行趋势,即乡镇大规模学校的爆发式涌现与乡村小规模学校小班化的自然形成。我们调研发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徙直接导致城镇大规模学校的出现,在一些乡镇中心小学,学生人数有2000人甚

至3000人之多。而与此同时,村小与教学点的学校规模却日渐萎缩,100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日益增多并广为存在。在H省,仅有一名专任教师的小规模学校就有2000余所。即使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内部也分化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即行政村的完全村小、不完全村小和自然村的教学点。显然,乡村教育这种日渐分化的发展格局,不能简单地用“乡村教育”概而论之,国家宏观政策更不能一刀切式地将其全盘纳入乡村教育范畴而笼统对待。乡村教育的分化,需要国家顶层设计差异化的政策来区别对待并针对性解决。

另一方面,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特殊性需要政策的特别重视和特殊关注。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教育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支持,但乡村小规模学校基本处于政策盲区。如国家为了解决乡村教师“下不去”的问题,推出了“特岗计划”“免费师范生政策”“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系列倾斜性政策。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政策的触角最多延伸至乡镇一级学校,基本无法惠及乡村小规模学校,而这类学校却恰恰是最需要关注的。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整体背景下,特岗教师、免费师范生基本被乡镇中心校“截留”或“抽空”。虽有个别政策提及要向村小与教学点倾斜,但究竟如何倾斜并无明确的政策举措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安排。同样,国家为了让乡村教师真正“留得住”和“教得好”,也推出了多个层面、多类型的培训计划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但具体就小规模学校而言,往往“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是“一个萝卜几个坑”,教师参加培训即意味着一个班甚至是整个学校停课,教师根本抽不出时间去培训。即使能去培训,也大多只能参加一些比较低端的培训,因为很多培训直接就是国家级、省级、市级骨干教师培训,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根本达不到高层次培训的甄选标准。而且,目前大多数的教师培训基本都是“城市中心”取向,很少结合小规模学校包班、全科甚至复式教学的实际开展针对性培训,培训的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低。

(二)推动乡村学校建设从外援输血式转向内生造血式发展

世界各国国情各异,但无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

何,都拥有大量乡村小规模学校^[12],且乡村教育面临的困境有着惊人的相似:办学条件差、教师水平不高、教育质量低等。而各国乡村学校改革所采取的举措也大多从增加投入、提升教师待遇、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等方面来着手。当然,这些对乡村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但这种乡村教育改革的思路更多偏向于“外援性”与“输血型”,内生力缺失^[13]，“造血”功能不足。这种外援式的改革思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学校建设的核心问题。整体而言,外援式改革思路带来的问题至少有三:一是容易导致对硬件之外因素的忽略。二是容易忽视乡村本土的个性关怀。尤其是资源短缺等一般性问题解决后,乡村学校如何建设的问题主要是特殊性、个别性的问题。三是容易导致短期的片面关注。因为缺乏对乡村的针对性治理,容易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乡村学校条件艰苦补条件,教师缺乏补教师,乡村学校的可持续性发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随着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推进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乡村教育在硬件设施等方面逐步改善的情况下如何从外延式发展走向内涵式发展,这就必须靠激活内生力量和内在动力,即从向外寻求突围转向向内寻求突破^[14]。内生式发展意味着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需要植根乡土,充分挖掘运用当地独特的教学资源^[15]。将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成学校文化和课程建设的重要“在地资源”,构建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让小规模学校发展从“小而差”向“小而优”“小而特”“小而精”方向发展。

(三)全科、定向培养适应小规模学校特殊需求的本土优秀教师

人才是乡村教育现代化的第一资源,教师是教育活动的核心影响因素。陶行知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谈及中国乡村教育的根本改造时,一再强调“学校既是乡村的中心,教师便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一是专门培养。在“自上而下”的师资供给中设立针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专门通道,如在“特岗计划”中单列农村小规模学校招聘类别,在省级免费师范生政策中增列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培养计划等。二是本土培养。本土教师因文化背景、血缘关系、生活习

惯等皆根植于当地,其地域认同和身份认同与外地选择“过渡岗位”的教师有很大不同,他们更容易扎根家乡。正因为如此,美国很多州都启动了教师本土培养计划^[6]。因此,各省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公费培养师范生并定向到小规模学校服务,应该成为乡村小规模教师队伍来源的主要渠道。三是全科培养。当前,我国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发展呈现出漏斗形差序格局,即省城学校人满为患,而村小与教学点的学校规模与班级规模在不断缩小,出现了自然小班化的发展格局,而且这一局面在短时间内不会有明显改变。如果分科来配备教师,必然对教师数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对财政供养产生更大的压力。这对以区县为重心支付教师工资的财政体制来说,超额配置教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因为又必须保证国家规定课程开齐、开足、开好,“包班教学”“跨多个学科教学”和“跨多个年级教学”成为必然,小学一专多能型教师的培养成为急需。目前,虽然浙江、广西、重庆等地都相继启动了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计划,但范围小、数量少、覆盖面窄,远远满足不了乡村小规模学校对全科教师的巨大需求。

参考文献:

- [1]人民教师网.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R/OL].(2019-04-29)[2021-03-15].<http://www.cepn.com.cn/newsinfo/1115307.html>.
- [2][5]湖南省统计局.湖南统计年鉴 2020[EB/OL].(2020-11-30)[2021-03-06].<http://222.240.193.190/2020tjnj/indexch.htm>.
- [3]2017年中国人口总量、城镇农村人口数量及城镇化率统计分析[EB/OL].(2018-01-19)[2021-04-10].<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1/605524.html>.
- [4]湖南省统计局.湖南统计年鉴 2017[EB/OL].(2018-05-

07)[2021-03-07].<http://222.240.193.190/17tjnj/indexch.htm>.

[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李克强在大连考察并看望师生与基层教师座谈[EB/OL].(2013-09-09)[2021-06-12].http://www.gov.cn/guowuyuan/2013-09/09/content_2591241.htm.

[7]新华网.20万乡村校长怎样影响9000万乡村儿童的未来?[EB/OL].(2017-07-13)[2021-07-01].http://www.xinhuanet.com/2017-07/13/c_1121316122.htm.

[8]刘丽群,任卓.数学是体育教师教的吗——湖南省县域小学教师任教科目调查分析[J].上海教育科研,2018(6):9-13.

[9]赵丹,陈遇春,赵阔.优质均衡视角下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困境与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157-167.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人数达到1429.7万[EB/OL].(2021-03-31)[2021-05-2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5716152600977421&wfr=spider&for=pc>.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用统筹思维发展乡村小规模学校[EB/OL].(2017-03-08)[2021-05-23].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7nztz/2017_zt01/17zt01_mtkjy/201703/t20170309_298827.html.

[12]梁茜,皇甫林晓.国外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研究主题与启示——基于SSCI期刊论文关键词的可视化分析(1982-2018)[J].当代教育论坛,2020(1):14-26.

[13]魏宝宝,孟凡丽.农村小规模学校内生力缺失的表现、原因与激活——“W”县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实地研究[J].当代教育论坛,2020(3):77-89.

[14]刘丽群,任卓.美国乡村学校的历史跌宕与现实审视[J].教育研究,2018(12):133-141.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学因地制宜,教学因材施教,广东:村小教学点“痛点”变“亮点”[EB/OL].(2019-01-29)[2021-06-16].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901/t20190129_368359.html.

[16]刘丽群.乡村教师如何“下得去”和“留得住”:美国经验与中国启示[J].教师教育研究,2019(1):120-127.